

民国 演义

现代白话版
(上册)

(清) 蔡东藩 许座父 原著
刘子儒 改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民国 演义

现代白话版
(上册)

(清) 蔡东藩 许廑父 原著
刘子儒 改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演义 / 蔡东藩, 许廑父原著; 刘子儒改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9-1104-7

I. ①民… II. ①蔡… ②许… ③刘…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032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民国演义

MINGUO YANYI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蔡东藩 许廑父
译 者	刘子儒
策划编辑	韩增标 郎培培
责任编辑	王 越
封面设计	申海峰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 B 座 601 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10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104-7
定 价	78.00 元 (上下两册)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太平盛世里亦有是是非非，更何况乱世当道，必然也是纷乱纠葛、恩怨恩怨，叫人无所适从。为什么乱世多是非呢？原因就是人们把错当成对，把好当成坏，最终导致了好坏颠倒。以前孔夫子写作《春秋》，孟子对杨朱、墨翟进行批判，都是为了辨别是非，通过考证辩论来维护真理，因此，世人才称赞他们为圣人。

等到秦、汉两个朝代，封建专制体制逐渐加强，刑法条文繁密，普通士民偶然有一些批评朝政的议论，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律法，小命不保。世间如果有圣人，会在这样的体制下冒着生命危险去辩论孰是孰非吗？所以，除非改朝换代，否则就不会有“董狐直笔”这样不畏强权的史学家，让世人能够知晓王朝兴替的真相。即便是愤怒于时事的人也不敢大胆直言，实在忍无可忍，也只能变换方法，或用诗，或用歌来赞美、鞭挞；或是演义为稗官野史，弄些荒诞无稽的表演来嘲弄；或是如屈原那样，用些美人香草诗来抒发内心的忧思。《水浒传》《红楼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借古讽今，引起人们的思索。作者的一番苦心又有多少人能够知晓？说不定还会被世人认为是作者的一己之见，管窥蠡测，一叶障目，所以还是不能让世人明辨是非。

现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不久，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时代未必全是毛病，没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地方；新时代也未必全是好的，毫无瑕疵。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朝代的更迭堪比眨眼睛的速度。前朝说是好的东西，今朝却遭到世人耻笑，是是非非依旧纠缠不清，追究起来怕是口水用干了，也辩论不出所以然。没有准绳来规范是非，这样的辩论只能是南辕北辙，不能起到分别是非的作用。

回想辛亥革命，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最终推翻满清王朝，除去专制体制，原以为从此可以享受共和体制下的幸福生活，却不想有些蝇营狗苟的鼠辈，勾结串联起来，使共和体制至今没有达成。当时，袁世凯几乎笼络了全国上下所有有才智的人，但他的德行不够，依旧醉心于帝王专制，违背时代大潮，致使自己在悲惨中死去，还导致了军阀干涉国家政治体制，给国家的发展留下巨大的祸患。

继袁世凯后，黎元洪、冯国璋相继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但他们二人

依旧是有心无力，只能草草下野。这时的国家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各路的军阀，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家各执一词，都说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以正义的名义同室操戈，中国人杀中国人，到现在还难求一时的安宁。

幸好在这战乱之中，《临时宪法》能够被保留下来，人民的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且能够受到宪法的保护。因此，许多出身平民的贫寒有识之士，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挥笔抨击时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正是共和体制赋予人民的权利。而我们民国之所以能够长存到现在，又何尝不是有赖这一体制？

我自不量力，将民国建立以来的事实，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分出几回来编撰此书，借小说的体裁来说明当代的现状。我写的都是根据事实，不敢在这里捏造，我的文字留给后世，时间会给我一个公论。我认为对的，别人可能以为不对；我以为不对的，别人却以为是对的。没有关系，兼听则明，读者不妨比较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的话是危言耸听，还是闲谈无聊的论述，现在就拿出来奉献给诸位学识精深的人。

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古越东临江书舍

目录



第一章	武昌起义爆发.....	一
第二章	军统吴禄贞被刺.....	五
第三章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	九
第四章	组建南京临时政府.....	一三
第五章	彭家珍刺杀良弼.....	一七
第六章	民国建立，优待清廷.....	二一
第七章	迎袁世凯南下.....	二六
第八章	袁世凯兵变就职.....	三〇
第九章	袁世凯宣布约法.....	三五
第十章	民国借款碰壁.....	四〇
第十一章	熊希龄受辱辞职.....	四四
第十二章	政党嘲笑新总理.....	四九
第十三章	中华民国修订法规.....	五四
第十四章	张振武被正法.....	五八
第十五章	拉拢孙中山、黄兴.....	六三
第十六章	民国第一个“国庆节”.....	六七
第十七章	俄蒙协约吓走梁如浩.....	七一
第十八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七五

第十九章	宋教仁惹来杀身之祸.....	七九
第二十章	宋教仁之死.....	八四
第二十一章	背后的真凶.....	八九
第二十二章	曲折的真相.....	九五
第二十三章	国会与大借款.....	一〇〇
第二十四章	袁世凯的决定.....	一〇五
第二十五章	土匪白狼军.....	一一〇
第二十六章	革命初露端倪.....	一一五
第二十七章	南军和北军.....	一一九
第二十八章	首领们的潜逃.....	一二四
第二十九章	四攻制造局.....	一二八
第三十章	革命大势已去.....	一三三
第三十一章	江宁惨遭淫虐.....	一三七
第三十二章	捷报频传.....	一四二
第三十三章	大总统选举法.....	一四八
第三十四章	袁世凯上任大总统.....	一五二
第三十五章	国民党的失败.....	一五七
第三十六章	黎元洪被迫辞职.....	一六一
第三十七章	袁世凯赐大婚.....	一六五
第三十八章	熊希龄的失策.....	一六九
第三十九章	赵秉钧暴毙.....	一七三
第四十章	白狼死在狼窝里.....	一八〇
第四十一章	总统想要变皇帝.....	一八五
第四十二章	艰难的谈判.....	一八九
第四十三章	屈辱的外交条约.....	一九四
第四十四章	最后二十一条.....	一九九
第四十五章	创立筹安会.....	二〇三
第四十六章	红颜知己.....	二〇七
第四十七章	袁克定的本事.....	二一二



第四十八章	请愿团笔战梁启超.....	二一六
第四十九章	梁士诒的安排.....	二二一
第五十章	袁世凯内定选举.....	二二六
第五十一章	段祺瑞深夜遇刺.....	二三〇
第五十二章	蔡锷夫妻演双簧.....	二三六
第五十三章	郑汝成之死.....	二四三
第五十四章	蔡凤津门之别.....	二四九
第五十五章	袁世凯的推戴书.....	二五四
第五十六章	两块宫廷香饽饽.....	二六〇
第五十七章	云南省独立.....	二六五
第五十八章	袁家女人的把戏.....	二七〇
第五十九章	唐继尧的讨袁檄文.....	二七四
第六十章	卖国密谋泄露.....	二七九
第六十一章	云、贵联合讨袁.....	二八三
第六十二章	众姨太争宠.....	二八七
第六十三章	陆荣廷的忍耐.....	二九〇
第六十四章	曹锟和蔡锷交手.....	二九三
第六十五章	龙觐光受困.....	二九六
第六十六章	北军的连败.....	三〇〇
第六十七章	帝制的撤销.....	三〇四
第六十八章	袁世凯的尴尬.....	三〇九
第六十九章	龙济光的假独立.....	三一四
第七十章	南京会议的召开.....	三一八
第七十一章	陈其美中计被刺杀.....	三二二
第七十二章	陈宦的背叛.....	三二五
第七十三章	袁世凯的临终遗言.....	三三〇
第七十四章	帝制派摊牌.....	三三五
第七十五章	袁世凯的葬礼.....	三三八
第七十六章	内阁的重组.....	三四一

第七十七章	共和再造	三四四
第七十八章	副总统的人选	三四七
第七十九章	蔡锷的逝世	三四九
第八十章	总统和总理的矛盾	三五三



第一章

武昌起义爆发

湖北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号召起无数兵民，要成立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叫“民国”呢？“民国”是相对“帝国”而言的。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全中国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国事就跟自己的家事一样，而且实行世袭制，一代传一代。从古代的夏禹到满人的清朝，期间虽说也是几经革命，屡次改朝换代，但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皇帝一人说了算的制度。我生在清朝，还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革命以后，因为国体变了，于是将“帝”字废掉，换成了“民”字。“帝”是一个人的尊号，而“民”则是百姓的统称。

一个人主政，没有人敢说不，要是这个皇帝贤明公正，所有政令都深得民心，自然会国泰民安，但这样的皇帝又能找出几个呢？开国的皇帝里面或许还有几个贤明公正的，但是当江山传到子孙手里，不出几代，君主多半不是昏庸就是暴虐，百姓苦不堪言。痛苦日积月累后，平民百姓也会铤而走险，聚到一起造反。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朝代更迭、兴亡交替的原因。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帝王家也不例外，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真理。近百年来，中外潜心研究政治的人士都说皇帝制度弊端太多，只有推翻帝制，改为民主制，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把皇帝专制改为民主制，总统是民选的，政府是民组的，总统和民组的政府都要受人民监督，这样那些昏庸无能的人自然不会被民众选中。同时，国家的立法权归人民，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行政权，不能超出法律界限自作主张，不然便是背叛人民，人民有权利弹劾他们，让他们下台。这便是民主制，也叫共和制，是再好不过的国体了。只是这样好的政策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实现，真是可惜啊！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每当回忆起辛亥年间的事情，我都记得一声霹雳——武昌起义爆发，全国人士奔走呼应，如痴如狂。当时我正住在上海，每天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无论是乡绅、知识分子，还是工商界，听到这样的消息都是喜上眉梢。起义军获胜的消息传来，人人拍手叫好，起义军受挫的消息传来，大家都皱着眉头，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当时的人们面对建立新的体制，可谓是一腔热血，为了能够早日推翻当时的政府，乡绅们筹集钱物，学生们搞募捐，做生意和做工的人恨不得停了手中的活计，参军到前线去，非把大清打垮不可。就连那些娇滴滴的姑娘们，也想化身花木兰、梁红玉，纷纷组织起练习团、

竞进社、后援会、北伐队，称呼彼此为女同胞，好不热闹。还有一群名伶和时髦歌妓，也都借着这件事大出风头，用自己的美色和才艺搞募捐。

要是单看当时那些宣言，或者听那些爱国演说，肯定会觉得大家的爱国心都要达到沸点了，要是能坚持下去，不要说当时已经呈凋零之态的大清，就是东洋和西洋的列强们也会被吓破胆，让着我们哩！但可惜，中国人做事只有五分钟热度，所以外国人没什么好怕的，再说当时主持募捐的那些人，不过是借着这件事捞好处罢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老天有成人之美，在这个关键时刻，安排了孙中山、黎元洪和袁世凯三人出来主事，把清朝两百六七十年的江山一下子夺了过来，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也一股脑儿地扫清了。我国四万万同胞，趁着民国兴起，总算是能过上安享太平的好日子了。那时候我也是这样妄想的。

谁知这样的美好愿望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民国二年，各种集会、社团各自为政，相互排挤，都已经把“共和”两个字抛在了脑后。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大家虽然表面上不和，各有各的意见，但实际上都是为了大局。大家各抒己见，再选出最好的政策真心去做，形势自然会越来越好。但是争来争去，议员们只学会了骂人的手段，天天吵闹，也没有个结果，还把笔、墨、纸、砚作为武器飞来飞去，哪里像是政客在商量国事，简直就是小孩打架，一时之间成为笑谈。

袁世凯看到议会这样胡闹，只当他们粗鄙，索性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后来袁世凯直接赶走了议员，取消了国会。袁世凯心高气傲，把人民苦心得来的中华民国据为己有。人们都开始对袁世凯俯首称臣，以前口口声声说要共和的人，现在都改口要恢复帝制，真是可笑至极！他们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当上官呢？接着洪宪年号就被抬出来了，中华民国几乎又变成了袁氏帝国。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让那些一直盼望着实现“共和”的人们寒了心，于是酝酿了很久的西南军终于出来造反了。一时间，大江南北都飘着五色旗，向袁世凯宣战，甚至袁世凯的心腹都出来反抗他，新华宫里除了他的娇妾和儿子，再没人奉承他了。看官们，您想这袁世凯能成事吗？皇帝做不成，总统也没人承认了。他终于气得两眼翻白，一命呜呼。真是咎由自取！

走了袁世凯，又来了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表面上打着共和的旗号，实际上只是敷衍度日，能在总统的位置上混一天是一天。再加上黎元洪本来就优柔寡断，那些开国元勋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竟闹出了复辟的荒唐事。这时，段祺瑞又起来兴兵讨伐，事情闹得一团糟。最终，宣统帝让位，黎元洪也辞去大总统职务。

这以后由冯国璋暂任总统，段祺瑞也官居要职。西南各军队都不甘心，连连挑衅段祺瑞，双方于是决裂了。段祺瑞是主战派，冯国璋则主和，自家庭院里闹矛盾，和也不是，战也不是。战争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却不可避免，于是中国中部地区成了南北战争的主战场，今天归北方，明天归南方。打了几年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耐不住各界的压力，双双落马。

之后民国由徐世昌主持。徐世昌是个大才子，曾担任过军机大臣，还算有点脑子，因此一直很受袁世凯器重，但他却没有居高自傲，始终与袁世凯保持着距离，进退有度。只是，

他始终只是个拿笔杆子的，势力也远不及段祺瑞和冯国璋。冯国璋死后，北洋派推举段祺瑞为领袖，一个“书生总统”哪里敌得过四方豪强？段党要什么，徐总统就依他什么。勉强挨过几年，南北矛盾还是没有消停，两方代表非但没有议和，反而各自结盟，各地都在上演党派纷争。

好端端的一个中国变得四分五裂了，还谈什么共和，谈什么民主！反倒让无知的百姓觉得前清的统治都没这么闹腾，从而暗生后悔之意。我虽不敢这么想，但从民国建立至今这十年，白云苍狗，变化很大，我只感到惭愧，不能妙笔生花写尽这些年的事情，晚上坐下的时候看着还有些笔墨，便潦草地写下了这些，一页页下来竟也写了这么多。我唠唠叨叨，总算把民国十年都讲了个大概，算个好楔子。看官先不要笑，之后的事情我会细细说来。

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总督衙门里，总督大人慌慌张张地从外面冲进来，说：“民军打过来了！”接着就溜烟地跑了。这边清军总督叫嚷着逃命，那边民军都督指挥着厮杀。

统领民军的大都督名叫黎元洪，湖北黄陂人，曾担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第一次出兵把汉阳攻破了之后声势大振，于是大呼“民主”。这喊声吓得清廷的皇室高官魂飞魄散，急忙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统领陆军从北京出发，同时又命令海军加派舰队开赴湖北战地。几天后，清室又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所有军队都归袁世凯调遣。

袁世凯是清朝摄政王载沣的死对头，宣统帝继位后，载沣摄政，别的事不管，先把慈禧太后宠信的袁世凯给罢黜了。这载沣与袁世凯积怨已久，作为皇帝的兄长，从出生起就没有出头的机会，因为袁世凯一直压在他的头上，这让他十分不痛快，所以一旦有权在手，自然要先将自己的眼中钉拔掉。袁世凯被罢黜后，深知自己不再是载沣的对手，便先退居到河南项城，日日钓鱼游玩，休养生息，安分得很。

直到武昌起义，清廷无计可施，这时又想起了还算有点本事的袁世凯，于是又恭敬地请袁世凯出山。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清廷既派出了荫昌，命他督师，此时又请出了袁世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说不定外面的祸乱还未平息，内部的战争就已经挑起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清廷此时已经自乱了阵脚，命令自相矛盾，距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的诏令传到了项城，袁世凯却不买账，谎称脚痛不能指挥作战。载沣拗不过袁世凯，只好先派荫昌赶紧南下平乱。袁世凯不来，荫昌倒是可以专心指挥军队了，没过多久他就把部队带到了汉口。

黎元洪闻讯赶紧发兵抵御，双方交战好几次，互有损失。清朝海军上将萨镇冰带兵攻击民军，占据高地的民兵开炮还击，萨镇冰的海军在低地发起攻击十分困难。只听民兵一声炮响，萨氏的江元轮船就被打出了好几个大窟窿，舰队都吓得纷纷逃开。海军被民兵击得七零八落，仓皇逃走。胜负已定，民兵声势大振，趁机占领了黄州、淝阳、宣阳等地方。

到了八月三十号，湖南和陕西也相继独立，清朝巡抚余诚格辞职，钱能训自杀未遂被民兵驱逐出境。又过了五天，山西宣布独立。一时之间，大江南北全是独立的呼声，“民军万岁”的声音到处响起，警报也像雪片一样飞到了清廷，可怜摄政王载沣哭成了个泪人，却没有半

点办法。

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和内阁大臣们原本就极力主张请袁世凯出山，这下更加坚定了，载沣没有办法，只好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领海陆各军。又命冯国璋指挥第一军、段祺瑞指挥第二军，当然这两军也归袁世凯调遣。没想到，袁世凯接到诏命后却回复说：“脚痛尚未痊愈，不能担此大任。”袁世凯的欲擒故纵可急坏了清廷上下，庆亲王和徐世昌赶忙给袁世凯写了诚挚的专函，命令阮忠枢急忙送到信阳，并且让荫昌亲自送到袁世凯府上。

袁世凯看完信，狡黠地笑了笑：“临时抱佛脚，怕是也来不及了。”荫昌又一番好说歹说，袁世凯才应允了下来。荫昌赶忙给清廷复命，清廷便立刻颁布了命令，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湖北围剿。

前线作战的清军听说袁世凯要亲自来指挥作战了，顿时来了士气，摩拳擦掌，要大胜一场长些威风，别让袁世凯看轻了。原来早在光绪年间，袁世凯就曾担任过三军总督，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将领。那时的袁世凯可真是炙手可热，得意一时啊！

几天后，由冯国璋作前锋，段祺瑞掩护，清军带兵跟民军大战了一场。冯国璋率领第一军南下，所向披靡，在湖北淝口与前来拦截的民军拼了个你死我活。萨镇冰则率领舰队，架起大炮连连向民军射击，很快将民军击退了。冯国璋乘胜追击，最后攻陷了汉口。

到了汉口，冯军大肆烧杀抢掠，见到有姿色的妇女就去欺辱，几十里地都成了瓦砾灰尘。这样的暴行一直持续到接到袁世凯的禁令才有所收敛，他们赶忙收拾好残局，等着袁世凯过来。

不到一天袁世凯就到了，冯国璋带着军队到车站恭迎，只看到颇有气势的袁世凯慢慢走下车，见到冯国璋嘴角微微一抿。等军队向袁世凯行过军礼后，冯国璋便把袁世凯请到大轿里，然后挨着他坐下。

第二章

军统吴禄贞被刺

按理说一路舟车劳顿，又有脚伤在身，理应先休息，但袁世凯却直奔军营抚慰伤兵，士兵们大都感动得泪流满面。等到袁世凯回到住所，各国领事陆续前来拜会，谈到汉口被抢烧的情形大都嗤之以鼻。袁世凯等到他们离开后，便找来冯国璋教育了一番，大致是说，这次发动和参与武昌起义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土匪，据说他们军纪严明，可不能小觑。你把汉口弄成这样，百姓怨恨我们，领事们也有意见，赢了战争却输了人心。

冯国璋听得脸都红了，赶忙解释说：“现如今革命闹得厉害，汉口的百姓都欢迎民军，不欢迎我们，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肯定会闹得更凶，还以为我军无能呢。”袁世凯哈哈大笑，说：“杀几个百姓没什么关系，不过，现在的问题不是杀鸡儆猴可以解决的，满人都糊涂得很，我们大可不必为他们卖命，跟百姓结怨对我们不利，照我看不如暂时停战，和民军议和，清廷那边敷衍了事就行了。”冯国璋听了很是佩服，心想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啊！袁世凯又接着说：“我本来在家里养伤，无心再出山，但清廷非要任命我，倒便宜了那荫昌了，这可不是件美差事呀。”

正说着，门外信使递来信件，内容大致是庆亲王、那桐、徐世昌都请辞了，袁世凯被授为内阁协理大臣，即日来京组织内阁。袁世凯拿给冯国璋看，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只知道攀龙附凤，不把别人看在眼里，眼下时局紧迫，却把这千斤重的担子压在我身上，难道我们就该吃苦吗？”冯国璋也长叹了几声，看袁世凯不想再说话，便起身告辞离开了。

袁世凯踌躇了一会儿，开始准备上京的事情。同时，袁世凯接连听到了上海、江苏、浙江独立的消息。又是三省独立，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刻命令随从刘承恩写信给黎元洪，内容的主旨是议和。那刘承恩与黎元洪是同乡，立即写了信叫人送去，可等了两天并无回音。又写了一封，仍然没有回音。

清廷这时已经诏告天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并下了罪己诏，催促袁世凯赶紧入京组建内阁，不要再推辞。湖广总督一职由魏光燾接任，现在暂时由王士珍帮忙先处理。袁世凯接到诏书后先赶到信阳，亲自修改写给黎元洪的书信：

叠寄两函，未邀示复，不识可达典签否？顷奉项城宫保谕开：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诏，二实行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闻国政等因，似此则国政尚有可挽回振兴之期也。遵即转达台端，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争，地方百姓，早安静一日。否则势必兵连

祸结，不但荼毒生灵，糜费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则我国已成不可收拾之国矣。况兴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正均我汉人吃苦也。弟早见政治日非，遂有终老林下之想，今因项城出山，以劝抚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即此情理，亦未尝非阁下暨诸英雄，能出此种善导之功也。

依弟愚见，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整顿，否则再行设策以谋之，未为不可。果以弟见为是，或另有要求之处，弟即行转达项城宫保，再上达办理。至诸公皆大才襟抱，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且项城之为人诚信，阁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于诸公也。此三语想由项城自己添入。并闻朝廷有旨，谅日内即行送到麾下，弟有关桑梓，又素承不弃，用敢不揣冒昧，进言请教，务乞示复，诸希爱照！

这封信寄出后，黎元洪仍然不为所动，紧接着广西、安徽、广州、福建相继独立。武昌起义以来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民军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可笑的是，当时清廷任命的地方官，除去山西巡抚、江西巡抚和浙闽总督外，其余的不是溜了，就是做了俘虏。有几个识时务的干脆投靠了民军，做起了民军的都督。甚至庆亲王的亲家孙宝琦，也被迫挂起了独立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当了国民保安会长。直隶滦州军统张绍曾也威胁清廷赶快改政体。北京一时四面楚歌。

这个时候袁世凯终于着急起来，又派刘承恩、蔡廷干作代表赶到武昌，与黎元洪当面议和，自己则准备入京的事情。过了两天，刘承恩、蔡廷干从武昌回来，袁世凯连忙询问，只见两人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并呈上黎元洪的复函。函上写道：

慰帅执事：袁字慰庭，故称慰帅。途者蔡、刘两君来，备述德意，具见执事俯念汉族同胞，不忍自相残害，令我钦佩。荷开示四条，果能如约照办，则是满清幸福。特汉族之受专制，已二百六十余年，自戊戌政变以还，曰改革专制，曰预备立宪，曰缩短国会期限，何一非国民之铁血威逼出来？徐锡麟也，安庆兵变也，孚琦炸弹也，广州督署被轰也，满清之胆，早经破裂。以上所叙各事，俱见《清史演义》。然逐次之伪谄，纯系牢笼汉人之诈术，并无改革政体之决心。故内而各部长官，外而各省督抚，满汉比较，满人之掌握政权者几何人？兵权财权，为立国之命脉，非毫无智识之奴才，即乳臭未干之亲贵；四万万汉人之财产生命，皆将断送于少数满贼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即如执事，岂非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权于北洋，再夺政柄于枢府，若非稍有忌憚汉族之心，己酉革职之后，险有性命之虑。他人或有不知，执事岂竟忘之？何曾忘记。自鄂军倡义，四方响应，举朝震恐，无法支持，始出其威同故技，以汉人杀汉人之政策，执事果为此而出，可谓忍矣。嗣又奉读条件，谆谆以立宪为言，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何种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论，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即论清政府叠次上谕所云，试问鄂军起义之力，为彰德高卧之力乎？鄂军倘允休兵，满廷反汗，执事究有何力以为后盾？今鄂军起义只匝月，而响应宣告独立者，已

十余省，沪上归并之兵轮及鱼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复之速而广者，实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我军进攻，窃料满清实无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拒者，惟有执事，然则执事一身，系汉族及中国之存亡，不綦重哉！设执事真能知有汉族，真能系念汉人，则何不趁此机会，揽握兵权，反手王齐，匪异人任。即不然，亦当起中州健儿，直捣幽燕。渠何尝不作此想，特不欲显行耳。

苟执事真热心满清功名也，亦当日夜祷祝我军速指黄河以北，则我军声势日大一日，执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军屈服于满清，恐不数日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早已见到，不烦指教。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伏隐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戍戍之事，一日不能忘也，执事之于满清，其感情之为如何？执事当自知之，不必局外人为之代谋。同志人等，皆能自树汉族勋业，不愿再受满族羁绊，亦勿劳锦注。

顷由某处得无线电，知北京正危，有爱新氏去国逃走之说，果如是，则法人资格丧失，虽欲赠友邦而无其权矣，执事又何疑焉？窃为执事计，闻清廷有召还之说，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执事回京也，恐系疑执事心怀不臣，藉此以释兵权，则宜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执事也，庚子之役，各国联军入京，召合肥入定大局，合肥留沪不前，沈几观变，前事可师。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仅得以文忠结局，了此一生历史，李氏子岂能终无余憾乎？元洪一介武夫，罔识大义，惟此心除保民外，无第二思想，况执事历世太深，观望过甚，不能自决，须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无待游移。

《孟子》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全国同胞，仰望执事者久矣，请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来面目，则元洪等所忠告于执事者也。余详蔡、刘二君口述，书不尽言，惟希垂鉴！

袁世凯一口气读完后，只点了几次头，几乎不动声色。他见蔡、刘二人还在旁边，便说：“他不愿意讲和也就罢了，咱们先去北京城。”正在这时，第一军统段祺瑞求见，行过礼后，段祺瑞说自己是特意前来送行的，袁世凯回答他说：“唉，现在革命闹得这么凶，看来是不好收拾了，人人都盼着革命，倒向民军。那冯国璋在汉口的事已经让领事们有意见了，什么事情都不好做了！”段祺瑞听罢，问道：“北京城的资政院已经奏请惩罚他，听说交给您查办了，不知道您是如何回复的？”袁世凯冷哼一声说：“一班老朽知道什么！国璋的事情的确棘手，但我已向他说过了。”袁世凯对冯国璋的维护显而易见。

段祺瑞又说：“您看那吴禄贞可真是好笑，身为革命党的健将，朝廷却不知为何让他做了山西巡抚。这小子立马统领山西革命军去了石家庄，把北京运输的军火子弹劫下了大半。抢完之后，这小子竟然说这是仰仗朝廷恩德，消除战乱，维护世界和平，还杀了不少清军将领，最后这小子遇刺身亡，连首级都没个着落。”袁世凯不等他说完便笑着说：“这种人死一个少一个，死不足惜。”段祺瑞听出他话中有话，便不做声了。袁世凯又接着说：“芝泉（段祺瑞的字）啊，你是我的故交，这次我被逼出山，还要请老朋友你帮忙啊！”段祺瑞连连答应，袁世凯拉住段祺瑞的手，直到上车两人才依依惜别。

这个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在湖北武备学校读过书，后来公费去东洋留学。1900年国难的时候，他偷偷从日本回来，为在汉口反抗的革命党人唐才常助威。后来唐才常失败被杀，吴禄贞又逃回日本。后来他投靠到东三省，凭借着自己的才气得到了部分兵权，后来还担任了边务大臣，经常与日方交涉，不久又升任第六镇统制一职。

吴禄贞一心革命，想趁机带兵与湖北军队一起革命，但此时清廷已经对他起了疑心，随即派荫昌南下，并命荫昌留意吴禄贞，如果发现不对就立即杀了他。吴禄贞料到事情做不成，便称病没跟荫昌一起南下。刚好这时滦州发生叛乱，清廷下旨让吴禄贞去平乱。吴禄贞到了滦州后，竭力鼓动军队逼清帝退位，还说革命利益可以满、汉同享。队伍里的满人听他这么说，纷纷被他感化了。但是令吴禄贞没想到的是，清廷对他的举动早已有所耳闻，并很快把他调到了山西。

吴禄贞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带往山西，并谋划着与山西民军会合，还截下了清军的军火子弹为自己所用。在赶往山西的途中，突然有士兵向吴禄贞道贺，吴禄贞看到他肩章上“第十二协”的字样，便没有在意。谁想那士兵突然从靴子里抽出匕首，刺向吴禄贞，吴禄贞大声呼救，却招来了更多的刺客，没多久便被刺死了，连头颅都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一位革命英雄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得知吴禄贞被刺杀的消息，他的几个随从也陆续自杀，跟着吴禄贞一起去了。

这第十二协军队到底是什么队伍？原来这是吴禄贞自己的部下，协统叫作周符麟，只是这人早和吴禄贞有嫌隙，吴禄贞曾多次上书罢黜周符麟，却每次都被驳回，没想到最后周符麟竟然会派人刺杀吴禄贞！

有人说是清军给了周符麟好处，命令他刺杀吴禄贞。也有人说袁世凯早就对吴禄贞起了疑心，怕他先到北京，于是秘密让周符麟除了他。按照《民国春秋》上的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吴禄贞。

吴军统死后，袁世凯随即北上，北京城的大臣都拍手欢呼，简直像来了个救世主一样。